



採訪／撰文·金其琪
攝影·譚志榮（非洲部分）、徐子豪（香港及廣州）
部分圖片·法新社 鳴謝·阿聯酋航空、Heritage Hotel

在肯尼亞北部的桑布魯草原，74歲的動物學家Iain Douglas Hamilton給我講述了7年前到訪中國雲南的經歷。他在西雙版納見到當地人對亞洲象的呵護，頓時獲得了某種信心：「既然他們那麼在意自己的大象，那也會在意非洲象。」

如果這個推斷成立，沒有大象棲息地的香港似乎不能給保育者帶來任何信心。香港的每一個合法象牙商人，如他們自己所說，手上並沒有沾過長牙從大象腦殼中拔出的鮮血。作為終端市場和中轉地，香港在這條漫長的利益鏈中，似乎處於脫離了黑暗原始積累的高位。喜愛觀音像的收藏家，欣賞的是觀音平和的面目，牙雕師傅畢生所學，刻出的鏤空牙球是嶺南雕工，足足32層。不過是隔了17個小時的飛行距離，非洲與香港見到的這根長牙，已經是完全不同的樣子。

盜獵、犧牲、臥底；自由港、走私、全球貿易。同為華盛頓公約非洲象項目首要關注地區的香港和中國大陸，在過去一年中先後提出全面禁止本地象牙貿易。中國大陸要在今年年底全面禁貿，香港則要在5年內完成禁貿三部曲。但拆開貿易鏈上的每一環，禁貿之路，又何止三部曲？



「在殺死那隻動物之前，
他們必須先解決你。」
反盜獵前線：

東經38度，南緯2度。就在記者抵達前2日，肯尼亞東察沃國家公園，在今年的2月17日傍晚，突然下起了雨。4個手持AK-47突擊步槍的人在茂密的灌木中挾雨勢而逃，腳印被迅速抹去。

「5個盜獵者，殺死了我們的巡邏員。我們幹掉了其中一個。」肯尼亞野生動物保護局發言人Paul Gathitu說。

Paul 15年前從反盜獵前線退下，此生失去過許多戰友。綽號「Charlie 2」的Peter Sangawe是第一個。那天，Charlie 2出去巡邏：「105（總機號碼），我是 Charlie 2！」對講機另一側的副巡邏長 Paul 如常回答：「OK，Charlie 2，前進！」

「Charlie 2，前進！」「Charlie 2，前進！」

沒有回音。盜獵者一槍打死了他。這是1992年1月16日，梅魯國家保護區。

以命還牙 盜獵者殺象先殺人

而今年2月17日殉職的Adan Hapii Guyoo，也並不是最後一個。30歲出頭的Adan做了7年反盜獵巡邏員，被射殺前，正在拆除盜獵者為大象設下的陷阱。殺象，是為了取牙。非洲象的牙齒有三分之一深入腦內，內有神經，盜獵者通常會切掉大象的整張臉，或是乾脆把頭砍下帶走。一隻成年大象的兩根象牙可重達10至100公斤，根據白牙、黃牙、血牙的成色不同，可在中國廣州的黑市上賣到22萬至449萬港元，或是在香港賣到3萬至77萬港元。

層層利益鏈下，底層盜獵者只能從中分一小杯羹，但已令許多人甘心搏命。Adan遭

遇的盜獵者，就在車中備下35顆子彈、煮食爐、電筒、水和糧食，潛伏在察沃的大象棲息地。與Adan隸屬的11人巡邏隊交火前，他們已經成功取得兩根象牙。但正如Paul過去多年的經驗，兩星期後，在更多象牙的誘惑下，他們又回來了。

3月3日上午11點，槍戰再度爆發，4人盜獵團再失兩員後，舉槍射中了巡邏員Roba Duba的頸部，並未致命。剩下的兩名盜獵者負傷逃走，但不能走遠，6小時後再與巡邏隊交火。激烈對戰中，巡邏隊長Issa Duba一命換兩命，與二人同歸於盡。

「這是一場殘忍遊戲。」400多公里外，首都內羅畢，以獵獅習俗聞名東非的馬賽族武士Daniel Sambu對記者說。

（上）巡邏隊發現剛被盜獵者殺死的大象。（圖片提供：Northern Rangelands Trust）
（下）巡邏隊成員荷槍實彈，各成員分別來自索馬里、桑布魯、Borana以及Turkana部落。



Abdikarim擔任巡邏隊隊長，他曾和幾十個盜獵者交手，一次遇到由5人組成的盜獵團，對方不由分說，用重型機槍向他們掃射。

為了拯救數量大幅下降的非洲大象，4名反盜獵巡邏隊員正冒着生命危險在野外前進。





肯尼亞野生動物保護局發言人Paul Gathitu之前也曾擔任巡邏隊，執行任務期間，他許多戰友遭盜獵者打死。

人類比獅子更危險

14年前，Sambu和族人改變對待野生動物的態度，停止獵獅，並開始為保育大象而加入反盜獵。多年來的數次交火告訴他，貪心的人類比獅子更加危險。「這裏的巡邏員和警察正因為盜獵而喪命。

「事情其實很簡單。你站在持槍的盜獵者和動物中間。在殺死那隻動物之前，他們必須先解決你。」他說。

肯尼亞全國有上千個這樣的反盜獵巡邏員，除了肯尼亞野生動物保護局的隊伍外，還有眾多民間力量。Sambu所在的組織BigLife Foundation覆蓋西南方向的馬賽地區，東南方向的察沃亦有察沃野生動物基金會，北部的桑布魯，則有北部草原保護基金會和「拯救大象Save the Elephant」的反盜獵組。比起官方保護局，這些民間組織和當地部落有更密切的關係，不僅招募部落的青年男子加入隊伍，還幫草原叢林中的部落保護牲畜，提供淡水運輸、青年獎學金、手工藝品銷售及醫療協助等服務，令與野生動物共同生活的部落居民受益，從而轉化為巡邏隊最可靠的情報來源。



(上) 東非馬賽族武士Daniel Sambu直指貪心的人比獅子更可怕

(下) 巡邏隊隊員從小在野生動物中間長大，熟悉大象習性。

獵象要殺人 護象也要殺人

在北部的桑布魯保護區，來自Borana部落的Abdikarim就是北部草原保護基金會的巡邏隊長，他的隊伍中還有來自索馬里部落的Abdinoor、來自桑布魯部落的Letalasa、來自Turkana部落的John，和其他20人。他是24人團隊中唯一受過教育，會講英語的人。在反盜獵前線，英語不是必須，會講部落的斯瓦希里語，擁有一眼識破幾公里外動物保護色的視力，在叢林中不迷路，認得出野生動物的糞便，會開槍，這些才是必須。「我們從小生長在野生動物中間，很熟悉大象的習性。」Abdikarim說。他的隊伍曾在剛入行一年後擊斃兩名剛剛殺死大象的盜獵者。「兩人都是一槍斃命。這裏的人不少都是神槍手。」

這天早晨5點45，記者跟隨Abdikarim的一個四人小組從駐地出發，進行三小時的晨間巡邏。這時，大象已從夜間休憩的山坡上下來，進入灌木叢吃草，盜獵者熟悉大象作息，會伺機動手。在叢林中行走，Abdikarim提醒記者注意腳印。「這個人類腳印是部落的人留下的，因為後面有牛羊的腳印，證明他是放牧的。但如果沒有，那這人在這深山老林裏做什麼？是不是盜獵者？」追蹤可疑腳印，是他反盜獵14年來最主要的日常工作之一。

這裏受兩個地區組織和官方保護局一同嚴密監管，盜獵較受控制。Abdikarim上一次遇到盜獵者，已經是去年12月的事。當時，5個盜獵者帶著重型機槍，一見到巡邏車就開槍。「我們立刻從車上跳下來，大喊『停下！投降！』」Abdikarim說。但對方沒有停下，激烈槍戰中有3個盜獵者被打傷，但最後還是逃脫了。所幸，盜獵者還沒來得及殺死大象。過去14年中，他曾和幾十個盜獵者交手，「他們很了解大象，知道子彈和毒箭要打耳後敏感位置，死得快。」

依照盜獵者的習性，他們總有一日會再回來。但逃脫的盜獵者實在無處不在，野生動物保護局的Paul已經不記得，當年殺死Charlie 2的盜獵者最後究竟有沒有抓到。「有時候抓到也不一定控告成功，因為上了法庭要講證據，只有人證是不夠的。」Charlie 2的全名Peter Sangawe，已經刻在了犧牲隊員紀念碑上，Adan和Issa的家人則剛剛為他們舉行了葬禮。

「世上還有很多其他專業工作，但做反盜獵的特別之處在於，你會知道危及野生動物性命的不只是乾旱和洪水，還有拿槍的人類。」Paul說。

他們需要有識破幾公里外動物保護色的眼力，在叢林中不會迷路，會開槍，還要認得動物的糞便。





有象牙保育界「教父」之稱的動物學家Iain Douglas Hamilton說，中國市場價格上升的時候，非洲盜獵就隨之加劇。

大象「教父」：國際禁貿二十七年 為何屢禁不止

在這個國家的反盜獵史上，早在1976年，就有野生動物保護局的巡邏員犧牲，此後幾乎每年都有新的死亡數字，去年仍有至少3個。而今年伊始就失去Adan和Issa兩名巡邏員的察沃地區，一直以來都是盜獵熱點。2013年至今，察沃國家公園已經有142人因盜獵被捕。這片4萬2千平方公里的保護區裏，生活着大量成年公象，其中約15隻擁有可垂至地面的驚人長牙，被稱為「長牙象」(Tusker)，全世界僅存25頭。

墨寫的條文 救不了血寫的殺戮

2014年，肯尼亞最大的「長牙象」薩陶就喪命於此，終年45歲。近乎7日×24小時的全天候保護也沒能救下牠的生命，盜獵者以毒箭射殺薩陶後，切下了牠的整張臉，帶走了象牙。而就在今年1月，同樣是在察沃，50歲左右的「薩陶二號」也被獵殺，巡邏員最終從盜獵者手中奪回了牠的全屍，包括102公斤重的一對象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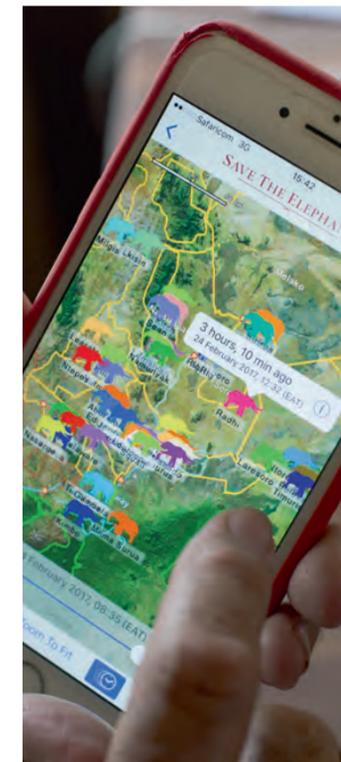
「情況本來不應該如此。」野生動物管理局的Paul說。因為這一切，都發生在旨在保護野生動物的聯合國《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又稱《華盛頓公約》)成

立之後。1975年，CITES成立，1977年，非洲象就被列入附錄II，1989年提升至附錄I並禁止國際間的象牙貿易，唯一被允許的例外情況，是得到CITES大會投票通過的「一次性買賣」。各國在1990年前取得的象牙庫存，則仍可以在國內市場進行買賣。

這意味着早在27年前，國際間的象牙貿易就已經是非法，只能通過走私來完成，而非洲國家內部的消費市場，根本不可能消化如此昂貴的象牙原料。但時至今日，非洲的盜獵卻仍在繼續，難道禁令根本沒有作用？

象牙盜獵的貿易鏈彼端，是走私和黑市的猖獗。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數據顯示，走私野生動物製品，是全球僅次於毒品、軍火、人口販賣的第四大走私問題。而在非洲，象牙在所有野生動物製品走私中排名第一，走私的目的地很集中，絕大部分在亞洲。

有象牙保育界「教父」之稱的74歲動物學家Iain Douglas Hamilton、CITES非洲象專家組唯一華人成員張立，以及聯合國環境署野生動物貿易倡導官Lisa Rolls Hagelberg，都認為盜獵狀況的起落，與中國大陸、香港、日本等主要市場的象牙價格浮動，有直接的聯繫。



保育組織與Google Earth合作開發追蹤大象的手機程式

買賣導致野生動物死亡

畢生致力於大象保育的Iain年輕時走遍非洲，晚年則帶領自己創辦的機構「拯救大象 Save the Elephant」在桑布魯駐紮。嚴密的管控令桑布魯成為整個非洲最受保障的大象棲息地之一。但2008年之後，隨着CITES批准中國一次性從非洲四國購入62噸象牙，刺激了需求，中國市場上的象牙價格在4年內翻了3倍。Iain和他的巡邏隊員都感受到最直接的影響——因盜獵而死的大象數量從每年不足50頭躍升至每年近100頭，在2012年甚至超過了200頭，而這還只是桑布魯一地的情況。CITES素來以PIKE數據 (Proportion of Illegally Killed Elephants) 來顯示盜獵的嚴峻程度，2008年，桑布魯的PIKE超過了50%，意味着每兩頭死亡的大象中就有1頭是死於盜獵。到了2011年，這一數字更是破紀錄地逼近80%，即每10頭死亡大象中，就有近8頭死於盜獵。

「那幾年我們失去了大量的成年公象。緊接着，稍微年長的幼象也開始被殺。」Iain回憶。在西南部馬賽地區反盜獵的Sambu也有類似的經驗，「那時候我們每星期都能發現3到5具被盜獵的大象屍體。」

Iain 開始着手在全非展開評估，「我意識到，如果連桑布魯的情況都這麼糟，那整個非洲的盜獵一定惡化得相當嚴重。」如他所料，評估結果顯示，2010年到2012年間，非洲有約10萬頭大象死於盜獵。

沒有人敢斷言CITES在2008年的一次性銷售決定是導致這一切的罪魁禍首。但這場禁貿20餘年後的盜獵高峰，再次印證了國際間一直提倡的「市場導向」，意思是說，消費市場的需求加大、價格攀升，不論是黑市還是白市，只要是旺市，就會給原產國傳遞一個清晰的信息：象牙值錢。對非洲原產國的盜獵者來說，國家公園裏滿地跑的大象就是待掘的黃金，黃金愈值錢，他們就愈拚命。



這幅畫用生命樹的形式，記下了在桑布魯區的各個大象家族。



八年後 非洲大象將會滅亡？

位於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的「小象孤兒院」(David Sheldrick Wildlife Trust) 曾警告，若大象盜獵狀況再發展下去，到2025年，非洲象可能會滅絕。1970年代，全球有120萬隻非洲象，到去年，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統計顯示，只剩41萬5千頭。大象會在我們這一代滅絕嗎？會成為當代的恐龍嗎？

乍得失去了九成大象

非洲的草原象和森林象同樣面臨威脅，草原象的牙齒更長，叢林象的牙則更硬。東非多草原象，而中西非多森林象。在今年3月3日的世界野生動物植物日上，CITES發布了最新的PIKE數據，指出中非的剛果民主共和國、馬里、剛果共和國、加蓬和莫桑比克面臨着尤其嚴重的盜獵危機。IUCN的數據顯示，中非國家乍得已經失去了90%的大象，曾擁有最多森林象的剛果民主共和國，只剩下5千到1萬頭大象。相比之下，東非的盜獵情況則在2013年開始趨向穩定，尤其是肯尼亞察沃的

反盜獵成效顯著。但整個東非仍在過去10年中失去了一半的大象，肯尼亞南邊的坦桑尼亞和莫桑比克是最大重災區。

非洲大地的草原叢林，廣袤無邊，大象又隨時都在移動，這些大象數量變化的數據，是前線巡邏員每天在叢林中觀察記錄、研究員在直升機上肉眼清點，與GPS衛星定位實時追蹤結合，才得出的珍貴數字。

但數字統計總是抽象的。為了保護每一頭大象，在肯尼亞桑布魯，「拯救大象」組織的長期監測項目給每一頭大象都編號、起名字，記錄牠們的出生地、年紀、脾性、親子關係、經歷……

Davido Letitiya，是「拯救大象」組織成員，每天由營地出發，清點桑布魯保護區的每一頭大象。不是每隻大象都會天天出現，例如2月24日，記者跟隨Davido出車，只見這裏67個大象家庭中的5個。雨季時，桑布魯平均

每天會有1000頭大象出沒，旱季則會有100頭左右，每個家庭大約有10到40個成員。大象壽命很長，可以活到60多歲，記憶力良好，又是母系社會，每個家庭通常有兩隻高齡母象作為領袖，牠們憑藉幾十年生活經驗來決定全家何時行動，何時休息，哪裏安全、哪裏進食飲水。小象則懵懵懂懂，要一直跟着媽媽，夜裏，只有小象會躺下睡覺，媽媽和其他成年家族成員則將牠圍在中間，全部站着睡覺，更有幾隻整夜清醒，負責全家的安全。



「拯救大象」成員Davido每天由營地出發，清點桑布魯保護區的大象。



過去多年，非洲大象的死因超過一半為死於盜獵，「拯救大象」收集了死亡大象剩下的下顎骨，形成屍橫遍野的景象，圖中是其中一個大象殘骸。

桑布魯高峰時期有一千頭大象出沒





這些是大象頸圈，安裝了GPS（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可以追蹤到大象每天行走的路線，並在手機程式裏即時顯現。

全球衛星定位追蹤倖存小象

而在盜獵者眼中，成年大象更有吸引力，因為牙齒更長。大象1歲時就會開始長出牙齒，但通常要到2歲，長牙才會伸出嘴巴。大象咀嚼用的牙齒對盜獵者無用，他們要的只是用來打鬥和自衛的兩根長牙。盜獵者專殺成年大象，常讓大象失去家族領袖，導致整個家族崩潰。

在灌木叢中，Davido找到了一個大象家族，Maro。大象吃草、吃灌木，也吃一些低矮樹木的樹葉，但最喜歡吃的是灌木。Davido認出了左耳被灌木刮傷、留下疤痕的大象少女，12歲的M26-05，已經懷孕，生下孩子後就會被賦予名字。她的身旁，是2000年出生的表親M26-00。在城市手機卡完全沒有信號的叢林中，GPS運作如常，Davido記下：

緯度0.572302，經度37.549580，海拔845米，2月24日下午13:29:21，見到Maro兩隻，進食中。

繞過被稱為「睡象」的小山丘，Shelly、Rosewood、Cloud家族都在灌木叢中進食。Cloud家族有桑布魯最年輕的小象，2016年出生、不足歲的小象Pilipli。小象依偎在媽媽身旁，用鼻子捲起地上的沙土，玩着撒土遊戲。比Pilipli不幸得多的是幾百米外的Abiba。她有一個糟糕的童年，2011年，在她10歲時，她所在的Swaili家族因為盜獵而失去了所有成年母象。在4個倖存的孩子中，年紀最大的

Abiba不得不擔起領導家族生存下去的重擔。

她的境況令「拯救大象」成員非常擔心，於是請來醫生為她麻醉，在她脖子上安裝了可以實時追蹤位置的GPS頸圈。整個桑布魯保護區約有60隻大象裝有GPS頸圈，是重點監測對象，數據反饋到與Google Earth合作開發的手機App中，過去每天的行走路線都可追蹤。6年後的今天，Abiba和一位表妹都已經做了母親，家族終於趨於穩定。

Davido繼續記下：Abiba，平靜。

戴着GPS頸圈的大象Abiba



Name	Sex	ID	Status	Year
Abiba	B	1001	Dead	1963
Gorbachev	B	1002	Dead	1950
Abe Lincoln	B	1003	Dead	1970
Adam	B	1004	Dead	1970
Clinton	B	1005	Dead	1968
Rax	B	1006	Dead	1950
Prettybombo	B	1007	Dead	1970
Pilata	B	1008	Dead	1970
Nelson Mandela	B	1009	Dead	1970
Rockefeller	B	1010	Dead	1970
Lewis	B	1011	Dead	1970
Fuaker	B	1012	Dead	1970
Wright	B	1013	Dead	1970
W.L.K	B	1014	Dead	1970
Changya Kha	B	1015	Dead	1970
Bonnie	B	1016	Dead	1970
Laura	B	1017	Dead	1970
Pharo	B	1018	Dead	1970
...

大象和人一樣情感豐富

「拯救大象」的成員把大象對人類的反應分成三類，一是平靜，二是略有不安，三是緊張。大象的記憶力使牠們記得遭遇過什麼樣的人，有時見到車會嚇跑，或是憤怒地追上來，這就代表牠曾遇過盜獵者，或者曾與人產生過衝突。「大象很清楚，只有人類是牠們最大的威脅。」Davido說：「牠們現在看來很平靜，但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什麼時候牠們會一個一個死在槍下。」

野生動物保護局的Paul曾動情地描述，大象和人類一樣，是情感豐富的動物。一隻大象死後，牠的家庭成員會圍住牠的身軀，甚至坐下來，10分鐘都不動，以示哀悼。「這種動物具有象徵意義，我認為牠和肯尼亞人一樣，強大的同時，又很溫柔，照顧着彼此。」

在嚴密保護下，桑布魯自2014年後，再沒有大象遭到盜獵。但開創這一局面的「拯救大象」創辦人Iain並不滿足於此。他以最近被指森林象消失8成的加蓬明凱貝國家公園為例，「他們有個很好的國家公園，但反盜獵資源嚴重不足，他們非常需要幫助」。2016年，整個非洲的PIKE數字仍然在50%以上，其中西非和中非都在70%以上，意味着每10頭死亡大象中，就有至少7頭死於盜獵。由於大象出生率遠低於死亡率，象羣數量不斷下降。

已經74歲的Iain並不氣餒，也不打算停下。「七十年代我在烏干達見到太多大象死去，情況似乎只會愈變愈糟。但你總要做你相信的事。」他說：「但當你看着那些還活着的大象，牠們仍在那裏，你今天仍可以走進草原和森林，近距離地，就像我和你這麼近，觸手可及，見到活生生的大象。這令一切都值得。」

(上) Davido (右) 說：「牠們現在看來很平靜，但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什麼時候牠們會一個一個死於槍下。」

(下) 他們追蹤區內大象生存情況，記錄在這個表格上，右邊欄目一整排的“Dead”字，觸目驚心。



大象記憶力極強，遇過一次盜獵，就會緊記人類是威脅，但是在內羅畢國家公園的「小象孤兒院」，人類可以成為小象的「母親」。

媽媽給獵人殺死 所以我們成了孤兒

人類對大象來說，究竟是怎樣的存在呢？長到6個月以上，大象的記憶力就會開始發揮作用。遇到過一次盜獵，牠們就會明白，人類是威脅。但在內羅畢國家公園的「小象孤兒院」，人類可以是小象的母親。

2月的一天，5歲的小象Barsilinga和7歲的Orwa在國家公園進行了一場頂鼻子比賽。這場力道的較量最終以平局結束，雙方都從樹林裏奔向各自的小木屋，因為下午5點了，是媽媽餵奶的時間了。牠們的媽媽就是「小象孤兒院」的飼養員。牛奶是精心配製的蔬菜配方，用人類嬰兒奶粉加營養片、消化片和維他命C，2歲以上的小象，一次要喝兩瓶。奶瓶當然是大象使用的特大尺寸。它們每天早上6點就和25個夥伴一起到樹林裏玩耍，適應野外的環境，中午回到孤兒院，在泥潭洗個澡，喝過牛奶再出去玩，到下午5點回來。

Barsilinga和Orwa都是母親遭盜獵的孤兒。

喝了媽媽最後一次奶

2012年4月13日晚，臨近北部桑布魯部落的Barsilinga社區傳出槍聲。第二天早上，當地居民發現了一隻前胸中槍的母象，她

的兩隻前腿都因為痛楚而跪下，身旁有一隻剛剛兩周大的小象。這隻母象就是Barsilinga的媽媽。盜獵者嚴重打傷了她，但未能令她放棄抵抗，小象也勇敢地保護着媽媽。肯尼亞野生動物管理局的獸醫接報到達現場，但她傷勢過重，無藥可救。Barsilinga在當日早晨9點最後一次喝了媽媽的奶，很快成為孤兒。下午1點半，「小象孤兒院」的救護人員趕到，救走了牠。

「小象孤兒院」自1977年創立至今，已經收養過幾百頭小象，其中79頭是盜獵遺孤，其他則源於人象衝突、饑荒或母親的自然死亡等等。

要代替大象媽媽養育小象並不容易，「小象孤兒院」的創辦人David Sheldrick是第一個人嘗試的人，他在七十年代研究了許多方案，包括奶粉的配方，終於成功養活了一頭小象。孤兒院選址位於國家公園內部，是考慮到小象成年後回歸野外的問題。目前已有近200頭小象在成年後回歸野外，大多融入了國家公園的野生大象家族，被成年母象收養。

遺孤需時間適應人類

「小象孤兒院」育嬰主管Edwin Lusichi回憶，由於Barsilinga母親死亡時，牠的年紀太小，還不能記事，因此一兩天就適應了孤兒院

的生活，對人類也沒有敵意。但1歲及以上的小象就要花一個月時間才能適應。而母親是不是因為人類而死，也影響適應期的長短，就算是已經一兩歲的小象，如果母親是自然死亡，通常也只要幾天就能適應。

在適應期，小象和自己的人類媽媽幾乎24小時在一起，牠睡乾草，媽媽睡釘在牆上的木板牀，角落有隨時可以取用的毛毯。全天候陪伴是因為小象隨時都會餓，隨時都會冷，當小象想念大象媽媽時，人類媽媽還會給他吮吸手指，讓牠得到安慰。

「小象孤兒院」每天中午11點至12點、晚上5點至6點，都會向遊客和學校開放導賞，Edwin與幾名飼養員輪流解說每隻小象的來歷，做反盜獵社區教育。遊客更可以月捐或一次性捐款，成為小象的養父母，拿到領養證書，定期收到小象飼養員的日記和最新相片。

生態旅遊，正成為肯尼亞愈來愈重要的經濟來源。聯合國環境署的Lisa Rolls和新聞官Stefan都認為，遊客為野生動物而來，既能為當地帶來收入，也能令部落更珍視野生動物，最後還可以改變遊客的消費觀念。「這就好像，當你探訪了沙漠地區之後，你回家再也不會開着水喉刷牙了。見到真正的野生動物，會令更多人想要保護牠們，不再購買野生動物製品。」Stefan說。



帳篷酒店有助讓遊客近距離體驗非洲原野，認識更多當地的部族文化。

旅遊以外 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

肯尼亞位於東非，人口接近4700萬，基礎建設較好，是許多旅遊雜誌人生必去地點之選。很多人因東非野生動物大遷徙慕名而至，但較少人想深入探討當地的大自然生態和原住民文化。近年興起的草原帳篷酒店，跟當地部落密切，透過旅遊，能直接或間接地讓他們得益。記者在桑布魯短暫入住的Samburu Intrepids Camp就是一間提供野生動物觀光服務的帳篷酒店。那裏的住客多為白人遊客，桑布魯部落族人每晚用英語在餐廳講解部族武士文化。從香港到肯尼亞，要搭十多小時飛機，雖然機程較長，但仍然值得。記者乘搭阿聯酋航空期間，正好看了去年在Netflix上映的《象牙博奕Ivory Game》。這套紀錄片呈現了一道從非洲到香港的複雜貿易鏈，在這條貿易鏈中擔當着基層角色的盜獵者，殺死一頭大象，拔走牠的長牙，能得到多少酬勞呢？答案是100美元。

(左) 外國遊客與小象進行互動
(右) 小象集體「放風」



孤兒院裏目前飼養了27頭小象，遊客在那裏翻查小象的身世，找到合眼緣的小象，可以捐錢助養。



(左) 原條一對100公斤的象牙，在中國大陸黑市價高達449萬港元，但在非洲，一個盜獵者的報酬只有50美元。

(右) 保育組織、政府與當地部落合作，聯手打擊非法獵殺大象。

自我救贖 前盜獵者的

一條象牙貿易鏈的組成，包括非洲的盜獵者、地區收貨人、港口收貨人、遠洋集運商或人肉走私客，再包括亞洲市場的中間進口商、轉口商、象牙加工廠和象牙店舖，然後還有每一次上高速公路、過海關以及批證件中間林林總總可能牽涉到的腐敗。若這批象牙的走私要輾轉經過中東、斯里蘭卡、越南、菲律賓等地再進入香港和中國大陸，那麼，當地的轉口商也會成為這道鏈的一個部分。

獵殺一頭象 報酬僅400港元

原條象牙，在中國大陸的黑市和香港市場的購入價非常高，一對100公斤的象牙最多可以換來449萬港元。不過，位於貿易鏈底層、冒最大風險的盜獵者，即使在市價最高的2011年，也只能從一頭大象身上得到100美元，不到最終利益的萬分之二。其他年份，其報酬甚至只有50美元。

但這樣的「工作」，還是有人做。

「我曾經是一個很壞的盜獵者。」今年49歲的Mutinda Ndivo說。1989年，當時21歲的Mutinda從父親那裏學會了使用毒箭，成為一名大象盜獵者。沒有人（包括他自己）知道，他到底殺過多少頭大象，據他自己說，他曾

在一天內殺死7頭大象。持續不斷的收入使他的這份「工作」持續了21年，也令他臭名昭著。

2007到2008年，他被Biglife Foundation的巡邏隊抓到了兩次。攜帶象牙令他面臨監禁和高額罰款，巡邏隊手握證據，隨時可以送他上法庭。但Biglife Foundation創辦人、肯尼亞森林警察之子Richard Bonham找到了Mutinda，勸說他轉型加入巡邏隊。同為巡邏隊成員的Daniel Sambu說，將Mutinda送入監獄，遠沒有招安他的用處來得大。「他了解盜獵的運作，可以幫我們抓捕更多盜獵者。」Sambu說。

策反招安 以盜制盜

談話勸說後，Richard給了Mutinda一個月的時間。一個月過去了，Mutinda選擇轉型，月薪200美元（約1600港元），結果幫助巡邏隊抓捕了大量盜獵者。

「其他盜獵者不會恨他出賣大家嗎？他這樣做豈不是很危險？」聽到這裏，記者忍不住問。「但他別無選擇。」Sambu說：「我們掌握了他的所有證據。」

野外發現懷疑是盜獵者的腳印



27歲的John沒有Mutinda那麼「資深」，他在18歲的時候被一個盜獵頭目招攬，做了3年盜獵。由於年紀小，頭目沒有給他槍，只讓他做輔助工作，例如切下死去大象的臉，取出象牙。

John和他的頭目都來自桑布魯的部落，象牙收貨商並不清楚當地的大象是怎麼出沒的，因此必須利用本地的部落。和Mutinda一樣，John透過盜獵賺了不少錢，但問題是，他的部落和野生動物管理局及兩個地區組織都關係密切，成為盜獵者的他不再被部落接受，必須生活在叢林中，也見不到家人。

「那時候每個人都知道他在幹這個。他躲進森林，半夜偷偷回部落看一眼家人就走。」桑布魯的「拯救大象」組織成員Daud說。

得不償失 改過自新

被部落排斥之外，賺的錢其實很快就會花光。他不能再吃部落的食物，需要自己買食物。為了把象牙帶出叢林，他還得賄賂森林警察。逃跑需要車輛和汽油，殺象需要槍支和子彈，都要花錢。他還要賄賂目擊他作案的部落成員，讓他們不要告密。「錢拿到手，都花光了。他當時是全部落最窮的人。」Daud說。

3年後，John也和Mutinda一樣，接住了地區巡邏隊伸出的橄欖枝。那時他已窮途末路，有一次身上帶着象牙被抓，好不容易逃走，而與他一起生活在叢林的頭目也被野生動物保護局的巡邏隊殺死了。他用斯瓦希里語解釋轉型原因：「部落和巡邏隊、野生動物保護局溝通多了，再做盜獵的話，很容易被抓。而且做了巡邏隊，家人也得到好處。」

他加入桑布魯北部草原保護基金會的巡邏隊，可以賺到固定月薪250美金，比做盜獵時收入更多，而且穩定。「錢不多，但總好過盜獵。」這是Sambu的評價。而在地區組織的幫助下，部落也重新接納了轉型後的John。Daud告訴我：「在他正式加入之前，我們已經先跟部落談好，說這個人我們已經招安了，你們給他留間屋，歡迎他回去吧。」

聽完John和Mutinda的故事，記者心中最大的疑問是，這樣的「將功贖罪」，真的可以為兩人免除殺害野生動物的法律責任嗎？在肯尼亞，攜帶野生動物製品包括象牙，最低刑罰是5年監禁或罰款100萬肯尼亞先令（相當於1萬美元）。「但他現在已經是一個很有貢獻的巡邏隊員了，不是嗎？」Sambu說。

前盜獵者John參與非法捕獵大象3年，最終被「招安」，成為保護大象的巡邏隊成員。



象牙消費市場 由歐美轉至中國

象牙貿易在非洲由來已久，歷史上曾有不同族裔人士到非洲從事象牙貿易，而象牙的主要銷售市場也發生變化。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市場尚未有足夠的消費力，象牙主要銷往歐洲、美國和日本。而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起，中國大陸和香港逐漸取代歐美及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象牙消費地。





有組織的走私犯罪 如何打擊

基層盜獵者之上，是橫跨全球的有組織犯罪。肯尼亞第二大城市蒙巴薩，就是東非野生動物走私的主要出口。肯尼亞野生動物管理局的Paul說，過去6年中，烏干達、布隆迪、坦桑尼亞、剛果等國家的許多走私象牙都從蒙巴薩出港，前往中國大陸、香港和越南。

走私販很狡猾，會將象牙申報成雨傘、煙草、木頭、茶葉、花生甚至避孕套，或是混入這些合法的出口產品當中，以躲過海關檢查。2013年前，肯尼亞國內的野生動物管理局、海關、警察和情報部門還未能聯動，監管困難之至。

加強搜集情報工作

東非的走私狀況促使聯合國在2004年推出貨櫃管控項目，項目進駐非洲的23個國家，包括肯尼亞、坦桑尼亞和烏干達，幫助培訓海關人員識別走私者的慣用伎倆，也做情報互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東非野生動物與森林犯罪協調員Javier Montano說，改進

海關抽檢貨櫃的抽樣方法，非常關鍵。以蒙巴薩為例，若情報顯示近年的慣用走私方式是象牙混入茶葉，那就提高茶葉貨櫃的抽檢率，又例如幾次大型走私都是以新加坡為目的地，則要特別注意前往新加坡的貨櫃。

蒙巴薩海關在今年2月中旬就曾截獲一艘以新加坡為目的地的象牙走私船，船長原本申報的貨物是木材，但在最後出海時偷偷混入了一批三四噸重的象牙原料，情報部門接報時，船已離港幾小時，所幸沒有駛出公海，海關一個電話，把船拉了回來。

不過Javier Montano說，近兩年，水路走私的案例似乎正在減少，更多出現了由「旅客」隨身攜帶或藏在行李箱中，透過民航空運進行走私。他舉例去年在內羅畢國際機場，曾一次檢獲34個內有象牙製品的行李箱，且都屬於坐同一班飛機的旅客，當中的象牙重量加起來高達460公斤。「這已經說明所謂旅客和有組織犯罪正在結合，因為這種情況肯定不會是巧合。」他說。



肯尼亞政府去年銷毀大批走私象牙

聯合國東非野生動物與森林犯罪協調員Javier Montano指出，近年水路走私象牙已經演化成空運走私。



資助非洲恐怖組織？

在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2016年的年刊中，提到了保育界的指控，那就是象牙走私與非洲恐怖組織的聯繫。非洲保育組織WildlifeDirect法務主管Jim Karani說，象牙就像是曾經的血鑽。血鑽，又稱戰爭鑽石，是由非洲反政府武裝在戰爭區域生產和銷售鑽石，從中獲得高額利潤，再用來購置軍火彈藥。Jim說，東非的索馬里青年黨，南蘇丹的Janjaweed，剛果和烏干達的The Lord's Resistance Army，都在長期通過象牙走私牟取暴利，以換取武器。

「我們可以說，即使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中國和香港市場的象牙買家，實際上是在資助這些恐怖組織。」Jim說。不過，聯合國的態度，是承認其可能性，多過確信，因為這種聯繫被媒體大量報道，但也被學術研究指出缺乏足夠的證據，而保育組織亦樂於利用這種聯繫來推動禁貿。但不管怎麼樣，在這場貿易鏈中獲益最多的，絕對不會是非洲當地部落。

九成走私者來自中國

Javier Montano相信，大部分在非洲走私象牙的有組織犯罪，其頭目都在非洲之外，

不排除在亞洲或者在中國。這種猜測也許缺乏事實根據，但WildlifeDirect法務主管Jim Karani手握肯尼亞全國109個法庭的每一單象牙相關案件，可以肯定地告訴我，在肯尼亞機場因攜帶象牙製品而被海關抓獲的旅客中，9成都是中國人。

法庭案卷顯示，從2014年到現在，3年中共有26個中國人捲入22個走私象牙案件。這些大多數都攜帶象牙製的耳環、手鐲、項鍊等小飾物，也有人攜帶切成幾段的原條象牙，混在其他動物的骨頭當中。Jim 記得有一次，一個中國人在一件特製的背心裡藏滿了手鐲和象牙珠子，「那是最有創意的一個。」

不過，這些中國人在法庭上通常都會辯解，「我一開始不知道你們國家不能帶的」，「我在烏干達那邊買的」，「我是初犯」，「我是路過你們國家轉機而已」，「我只是想買個手鐲做紀念品」，諸如此類，法官也會給予最低刑罰，罰款1萬美金就放人。多年來，只有不到5個在肯尼亞試圖走私象牙的中國人給送進監獄。和Javier Montano一樣，Jim認為這些人不能單純稱為旅客，或是起碼要視為打上引號的「旅客」。

記者到訪肯尼亞期間，Jim的同事Judy

正在監察去年5月發生的一宗中國人攜帶象牙案。法庭文件顯示，3人是來自中國河北的36歲男子，以及另外兩名姓王和姓高的中國男子。去年5月22日，3人在距離內羅畢約46公里外的Thika高速公路上被警方截停，車中發現2公斤切成段的象牙原條。Judy分析，在高速公路攜帶原條駕車，顯示3人和普通旅客不同，可能是在運貨，不過案件還未進入審理程序，最後的結論還未可知。

桑布魯區年紀最大的公象Sarara（右）用象鼻與同伴打招呼，牠們像人類一樣，有豐富的感情。





保護野生動物組織WildlifeDirect的法務主管Jim Karani指出，獨立監察當地的法官和警察非常重要。

(上) 國家博物館實驗室的Ogeto Mwebi教授憑26年象牙鑑定經驗，為控方提供證詞。
(下) Jim Karani的案頭貼滿正在處理的案件



由草原走到法庭 護象之戰

阿里 (Feisal Mohamed Ali)，是肯尼亞歷史上第一個被重判20年監禁的象牙走私犯。他的名字在象牙界幾乎無人不知，更多人叫他「象牙太保」(ivory kingpin)。去年7月22日，法官Diana Mochache在肯尼亞第二大城市、東非最大港口蒙巴薩，宣布阿里應為120頭死亡大象和價值44萬美金的3噸象牙負責，須入獄20年，並罰款20萬美金。

檢控率提升 源於獨立監察

這單案件被全球象牙保育界視為莫大的鼓舞。不過，阿里的被捕，已經是近3年前，2014年6月的事。中間歷時兩年的法律程序中，他一度重金換取保釋，引來大批民眾在法院外抗議。並且，在獲判20年後，他選擇上訴，意味着這件案還遠遠沒有結束。

從阿里被捕第一日起，來自保育組織WildlifeDirect的9人律師團隊，就一直追蹤案件的每一次開庭。「法庭允許我們這樣做。我們正在製作紀錄片，要公開阿里的整個過程。」團隊負責人、WildlifeDirect法務主管Jim Karani說。

「獨立監察非常重要。法官和警察害怕被暴露在公眾面前。」Jim說。這個獨立監察項目從2008年開始運行，WildlifeDirect創始人Paula Kahumbu是當年唯一的律師，一人監察內羅畢的三個法庭。當年，肯尼亞涉及攜帶象牙製品及象牙走私的案件，只有2%到4%能進入檢控階段，獨立監察改變了這一切。

Jim和其他7人加入後，獨立監察範圍逐步擴展到18個法庭、59個法庭，乃至於現在遍佈全國109個法庭。9名律師目前正追蹤着

全國900多個案件。隨着2014年新的野生動物保護法頒布，肯尼亞涉及象牙案件的檢控率提高到了70%以上。

「只有透過監察，你才能發現問題所在。如果獨立監察人在法庭，司法人員就知道不能貪污，不能偏頗。資源不足、工作量大的政府機關，很容易陷入腐敗，需要透明度。」Jim說。他舉例說，一個法官在宣讀判詞時注意到他們的相機，問他們是不是在記錄審判過程。「我說：『對。』」然後她停止了宣讀判詞，休庭一陣，回來拿了個新判詞開始讀。」

全球採取不同罰則 形成漏洞

監察的另一個原因，是審判周期實在太長，總要拖個2到4年，「4年當中，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再者，肯尼亞司法體系陳舊，全國122個法庭都沒有互通檔案，一個人可以分別在兩個地方法庭被判不同的罪名，而另一個法庭全然不知。判罰可能是兩邊都罰款，但若這些跨地區的罪名統合到同一個法庭上，其實可能足以構成監禁。

監察之外，Jim的團隊正在推動修法：「我們希望攜帶象牙的最高刑期，可以是終生監禁。」2014年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已經令肯尼亞成為全球打擊野生動物走私最嚴厲的國家之一，攜帶野生動物製品包括象牙，最輕可處5年監禁或100萬肯尼亞先令（相當於1萬美元或約8萬港元）。對比香港，漁護署資料顯

示，自1989年至今，共有250多宗涉及象牙走私的案件最終檢控入罪，但有史以來最重的走私象牙刑罰，是18個月監禁。漁護署分管自然護理的助理署長陳堅峰認為，這已經判得「相當之重」。

「犯罪無處不在，但司法機關到處都不一樣，這是現在最大的問題。」Jim說。他以肯尼亞和坦桑尼亞為例，肯尼亞的大象會自然遷徙到坦桑尼亞，但坦桑尼亞的法庭甚少檢控攜帶象牙，「真是豈有此理！」

Jim的團隊還會培訓前線巡邏員如何在現場搜證，國家博物館實驗室的Ogeto Mwebi教授則利用26年的鑑定經驗為檢方提供證詞，證明涉案物品確實為象牙。不過，再有經驗的人眼也只能辨別象牙不是塑料、不是犀牛角、不是羚羊角，要想知道象牙從何處來，什麼時候給切下來，必須依靠DNA和碳-14檢測技術。

WildlifeDirect定期出版關於象牙走私的法律監察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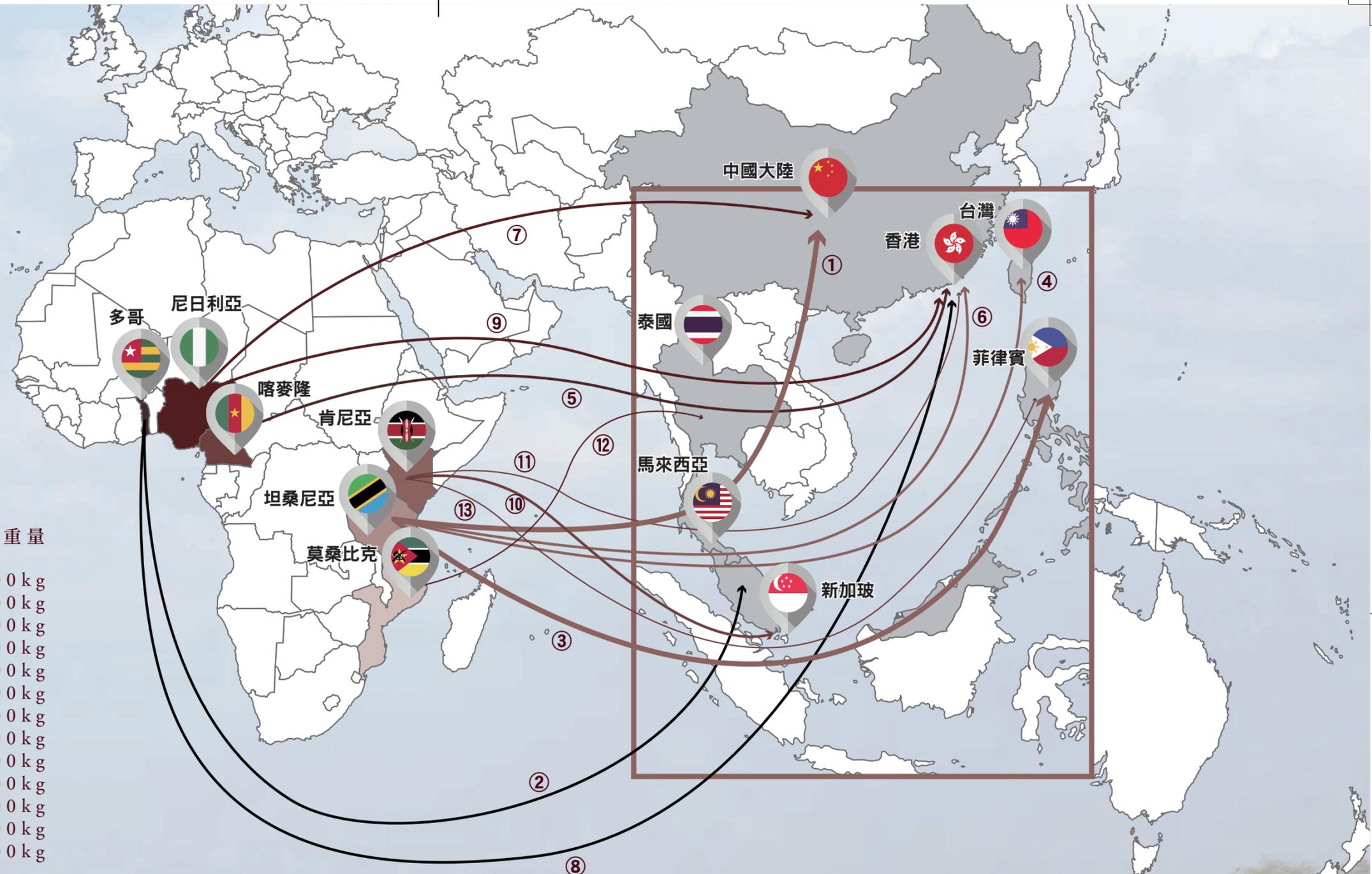
當地法院開庭情形



象牙亞非走私路線及規模

過去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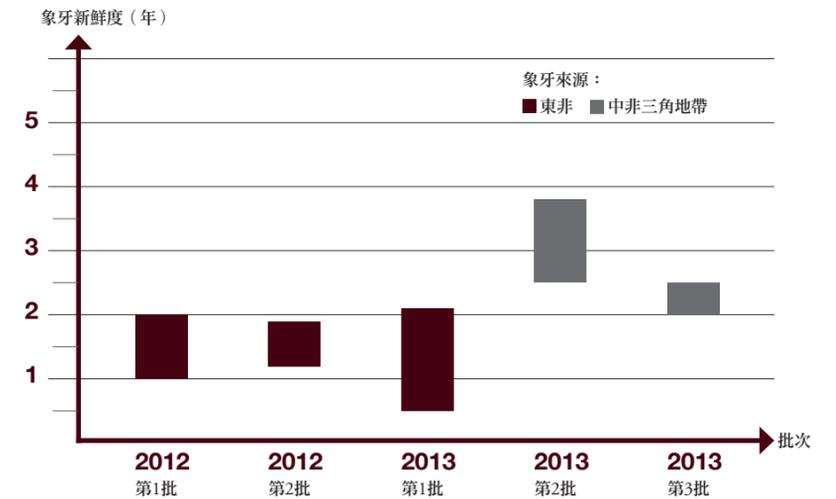
出發地點	目的地	海關檢獲重量
① 坦桑尼亞	→ 中國大陸	12,000 kg
② 多哥	→ 馬來西亞	6,000 kg
③ 坦桑尼亞	→ 菲律賓	5,000 kg
④ 坦桑尼亞	→ 台灣	4,000 kg
⑤ 喀麥隆	→ 香港	4,000 kg
⑥ 坦桑尼亞	→ 香港	3,000 kg
⑦ 尼日利亞	→ 中國大陸	2,000 kg
⑧ 多哥	→ 香港	2,000 kg
⑨ 尼日利亞	→ 香港	2,000 kg
⑩ 肯尼亞	→ 新加坡	2,000 kg
⑪ 肯尼亞	→ 香港	1,000 kg
⑫ 莫桑比克	→ 泰國	300 kg
⑬ 肯尼亞	→ 菲律賓	100 kg



數據來源：Report: Genetic assignment of large seizures of elephant ivory reveals Africa's major poaching hotspots, 2015, by S. K. Wasser and more / ETIS



香港走私象牙有多新鮮？



動物生前會把碳-14這種元素吸入身體，死後其含量會以均速減少（大概每5700年衰減一半），所以檢測遺骸（例如象牙）的殘餘碳-14就能斷定動物死亡時間。

來源：
Report : Radiocarbon dating of seized ivory confirms rapid decline in African elephant populations and provides insight into illegal trade, 2016, by Thure E. Cerling and more.

揭示香港走私情況嚴重

碳-14，又稱碳素斷代法，是二戰後興起的年代檢測方法，能通過分析樣本中的碳元素，推算象牙的取得時間。這種檢測方法昂貴而精密，全世界只有美國華盛頓大學的實驗室、新西蘭實驗室等寥寥幾間提供服務。

一根象牙呈現兩年前的「血案」

華盛頓大學保護生物學中心，擁有世界上最精密，同時是最信息開放的碳-14實驗室，其總監Samuel K Wasser告訴記者，香港政府自2006年起就運送海關截獲的走私象牙樣本給他。實驗室只為500公斤以上的走私大案檢測樣本，至今他驗到的全部5宗大案，其象牙全部是2到3年前獲取的新鮮象牙，分別來自東非的坦桑尼亞、莫桑比克、肯尼亞，中非的加蓬、剛果、贊比亞、喀麥隆，以及西非的尼日利亞和多哥。

這5宗大案包括：2006年5月截獲的森林象牙，共603根，重4000公斤；2006年7

月截獲的草原象牙，共390根，重2600公斤；2012年截獲的森林象牙，共1148根，重2000公斤；2013年1月截獲的草原象牙，共779根，重1324公斤；2013年8月截獲的森林象牙，共1120根，重2230公斤。

2到3年的數字之所以重要，是因為CITES的國際貿易禁令在1990年生效後，理論上，所有1990年以後從非洲象身上取得的象牙，都是非法的。而這還是針對國內市場，若要合法地進行國際轉運，象牙的取得年份必須早到CITES成立之前的1976年，才會被允許，市面上稱為「公約前象牙」。

如果說合法市場的價格變化與非洲盜獵狀況的關聯只是推斷，那麼走私象牙的取得年份，無疑提供了更確鑿的證據。以2013年1月和8月的兩批截獲象牙為例，共計1899根象牙，若以每頭大象被取走一對完整象牙計，就已經相當於950頭大象。而2到3年前，正是2010至2011年，全非洲的歷史性盜獵高峰

期，每10頭死亡大象中有將近8隻都死於盜獵。碳-14告訴我們，死後兩年，這些大象的牙齒被運到了香港。

Samuel說，香港漁護署和肯尼亞野生動物保護局，是全球為實驗室提供最多檢測樣本的兩個政府。這一方面表明了積極的查證態度，另一方面，也說明兩地在全球象牙走私鏈中的重要地位。聯合國數據與Iain Douglas Hamilton都指出，八十年代象牙出入口生意盛極一時的香港，即使在CITES國際禁令頒布27年後的今天，仍是全球前3名的象牙走私中心。國際保育組織WildAid（野生救援）顧問Alex Hofford指，香港是自由港，每年有2000萬乃至2200萬貨櫃出入，而海關在葵涌貨櫃碼頭的抽檢率只有1%，總有漏網之魚。

根據香港海關提供給該組織的最新資料，去年全年，香港共截獲了41批，共計530公斤的走私象牙。這一數字較前兩年有所下降，低於2014年的2215公斤和2015年的1588公斤。

這些象牙主要來自尼日利亞、南非、加納、津巴布韋、坦桑尼亞、象牙海岸、莫桑比克、馬來西亞、阿聯酋、東歐國家摩爾多瓦、葡萄牙、剛果的港口，但原產地未知。

而漁護署提供的資料顯示，從1990年到2016年，香港共截獲了41噸走私象牙。但漁護署分管自然護理的助理署長陳堅峰表示，這些走私象牙大部分不以香港為目的地，只是在此中轉，部分計劃轉去中國大陸，另一些則計劃轉去周邊國家，如越南、菲律賓。

查找源頭 遏止非法捕獵

Samuel希望，香港政府能在走私案件走完審判程序之前把樣本送到華盛頓，「這樣我們才能追蹤源頭，找到走私的真正背後主使。」華盛頓實驗室共有4個全職員工，3星期內可以完成200個樣本的檢測，而且包攬運費和檢測費，免費為各國政府提供協助。

不過，香港漁護署高級瀕危物種保護主任關世平指出，象牙源於何處的DNA檢測並不擺在第一位。「檢測結果是很有用的，但不影響我們執法，因為不管哪裏來的象牙都是非法的。」他又補充，「不過這對將來做海關貨櫃抽檢的風險評估的確有幫助。」

這種執法思路被Samuel評價為眼光不長遠，只追求個案的檢控成功。在現行的國際禁令下，只要經過各國海關的象牙沒有CITES發出的公約前證明，就可以斷定為非法。「可是，通過DNA找到源頭，才能盡快阻止下一次的盜獵和下一批的走私。象牙盜獵高度本地化，總是在某些地區集中發生，如果我們能在非洲各國找到熱門盜獵點，就可以從源頭遏止走私。」



上環好幾條街道都是象牙製品零售的集中地

本地首宗碳-14檢測象牙走私案

相比Samuel的實驗室，新西蘭的碳-14實驗室要神秘得多，過去曾為香港檢測細小的象牙物件。不過今年2月17日，新西蘭實驗室立下大功，幫助香港漁護署第一次透過碳-14檢測技術，對進入香港的象牙走私活動進行票控。

漁護署當日宣布票控上環的一間工藝品店，指去年8月在該店購得的一雙象牙筷子，經碳素斷代法分析，顯示其象牙原料是在1990年後取得，又指違反《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者，最高可被罰款500萬元及監禁兩年，有關物品亦會被充公。漁護署助理署長陳堅峰向記者確認，幫助進行檢測的就是新西蘭實驗室。

和Samuel的華盛頓實驗室不同，新西蘭實驗室主力檢測象牙取得年份，並不作來源地DNA測試，而且不像華盛頓實驗室一樣全程免費。漁護署高級瀕危物種保護主任關世平承認，此次碳-14檢測的費用由香港政府支付，目的在於利用檢測加強執法。

殺一儆百 檢測費用昂貴仍值得

記者把這一消息帶給了遠在肯尼亞的Iain Douglas Hamilton，他曾為美國碳-14檢測專家Thure E. Cerling的科研報告提供桑布魯的大象毛髮樣本，知道碳-14檢測價格高昂，一次檢測需要花費500美元左右。不過，他對香港政府和新西蘭實驗室的合作表示讚賞：「如果可以殺一儆百，那這個錢就花得值。」

案件的票控發生在香港去年宣布象牙禁令之後，象牙業界對此議論紛紛。去年的禁令中，香港政府表示要推行禁貿三部曲，到2021年12月31日，淘汰本地的象牙貿易。對此，港九象牙商會、香港象牙持牌人聯會以及新近成立的香港象牙工商聯會都多次抗議反對，指合法商人清清白白，不涉走私，政府不應侵害合法商人的財產權。

不過，有業界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此次涉案人士，正是今年2月成立的象牙工商聯會副主席、花名「中指文」的李俊文。知情人士透露，李俊文去年8月遭漁護署「放蛇」，漁護署其後把購得象牙製品送到新西蘭化驗。

記者以買家身份致電李俊文，佯稱自己去年曾在他的店舖買了一尊象牙觀音，但最近聽說他捲入案件，要求退貨。李俊文在電話中間接承認捲入案件。對於記者擔心自己買的觀音也是走私貨，他回應指：「那些很小的肯定沒事，那些肯定是舊的。」

香港象牙工商聯會召集人龐達理則在另一通電話中表示，若今年2月成立聯會時知道李俊文捲入案件，就不會邀請他做副主席了。

而李俊文的花名「中指文」，來自他2015年的一張著名照片，當時，他對參與反對象牙貿易的示威者舉中指，《壹週刊》當年的標題為「護象團體上環遊行，象牙商囂舉中指問候」。而被他舉中指問候的其中一人，正是前文中多次出現的肯尼亞馬賽武士Daniel Sambu。第一次來香港的Sambu從未見過如此密集的象牙商舖，他說：「我們在前線冒着生命危險反擊盜獵，而這裏的商人卻若無其事地販賣着大象的牙齒。」他說為此感到十分痛心。

(左) 香港的象牙舊貨，散貨27年至今未能散盡。

(右) 香港海關2016年截獲的走私象牙總重530公斤，出貨地點包括尼日利亞、津巴布韋、南非、剛果和莫桑比克。





售賣最多 象牙製品的城市

除了走私中心外，香港還被稱為世界上售賣最多象牙製品的城市，除了神像，還有筷子。象牙筷子被稱為具有清熱解毒的功效，甚至有商家說，象牙筷子和古代的銀筷一樣，能夠驗毒。

獨立研究者Lucy Vigne和Esmond Martin的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底至2015年初，香港有72間商舖售賣30,856件象牙製品，包括象牙筷子。更早的一次統計在2010年底至2011年初進行，兩人在全港62間商舖中用計數器數出了33,516件象牙製品。這些象牙製品的種類還包括戒指、手鐲、項鍊、耳環、圖章、小雕像、煙灰缸等等，最常見的是隨身飾物。

香港自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開始銷售象牙，在七八十年代達到鼎盛，1989年，CITES頒布國際貿易禁令後，香港報稱有670噸象牙。27年過去，漁護署2016年12月31日的全面盤點數據顯示，香港仍有386名合法象牙持牌人，共持有約75噸象牙。其中，一間位於九龍青山道的象牙廠，其主人持有5.998噸象牙，為全港儲量之最。

偷龍轉鳳 27年舊貨散之不盡

WWF與野生救援一直質疑，為何香港市場散貨27年仍有70幾噸，又指按照銷售趨勢，本港象牙儲量早該消耗殆盡。野生救援的Alex Hofford認為，庫存不按正常速率下降的原因，是香港自1989年以來一直有新鮮的非洲象牙混入合法市場，並利用監管的漏洞重複使用證書，「洗白」走私象牙。「任何合法貿易背後都有機會隱藏非法貿易，當有合法貿易存在，犯罪分子就會容易把非法和合法的貨物混在一起賣，這就是香港正在發生的事。」Alex說。



上環其中一間售賣象牙製品的店舖門口貼有歡迎使用支付寶標誌

他由此認為，香港市場上絕大多數的交易都有非法成分。不過漁護署助理署長陳堅峰指，商業性質的速率很難統計，而漁護署的調查也顯示本地象牙市場並不活躍，導致庫存減少得慢。

WWF與其他保育組織的多段「放蛇」影片則證實，香港貿易商完全懂得利用漁護署的監管漏洞，將新舊象牙偷龍轉鳳。2015年，一位姓秦的象牙貿易商就對調查員表示：「我這個東西當年登記了，那就去了，再用非法的原料做了，換了代替上去。他們根本不懂得管。」現時漁護署的登記制度要求持牌人按象牙種類，即原條、切件、加工品、碎料來分類登記持有的象牙重量，每次買賣都要填表，留下出入貨紀錄。漁護署還要求每個持牌人將管有許可證擺放在店舖當眼位置，但記者實地調查發現，許多店舖都沒有按規定做。

究竟是什麼人在香港購買象牙？記者在肯尼亞見到了Lucy與Esmond，他們的答案是：香港市場上90%的象牙買家都是大陸遊客。

記者假扮大陸遊客「放蛇」

不過，按照CITES 1989年的禁令，把香港的象牙帶回中國大陸是走私行為。海關近年在連接深圳的羅湖、落馬洲關口都曾抓獲偷帶象牙過境的人，甚至有人將象牙製品藏在嬰兒衣物中。商舖對此的態度又如何呢？是否默認這種行為呢？記者為此暗訪了位於上環荷李活

道、樂古道、皇后大道中，以及紅磡鶴園街與尖沙咀、尖東遊客區的象牙銷售熱點，以普通話假扮遊客進行測試。

當被問到象牙是否能帶回大陸時，大部分店員的態度都曖昧不明，最常見的說法是：「我們賣給你，你帶到哪裏去是你的事。」「大件的帶不回去，小件的可以。」其中一間上環的商舖講法獨特：「你帶回廣州可以，帶去外國不行，不能出口。」有兩間商舖還接受支付寶付款。上環一間兼賣木雕和玉器的古董店老闆則說：「基本上是不能帶過去，我們可以賣，因為我們有個牌照。但是來香港做生意的人還是這樣子帶，用個紙把這邊（的象牙）包起來，剩下一個木頭（底座），然後黏一個透明的膠帶。但是你要冒險才帶得過去。」

不過，亦有商舖再三表示：「不管怎樣都不行，我們不做犯法的事。」

大陸遊客為何要特地到香港購買象牙？Lucy的解釋是，遊客在香港和大陸都會買象牙，但對比近年同種類象牙製品在香港與北京、廣州的價格，例如手鐲、筷子等，香港的價格比後兩者要便宜一半。記者在微信朋友圈接觸到的廣州象牙販子，也像海淘代購一樣定期到香港入貨，並且每次到香港，都要拍照發文，證明自己購入的象牙貨真價實來自香港。

2014/15年度 香港售賣的象牙製品數量

店舖類型	象牙製品數量
古董店	319
禮品店	1093
酒店紀念品店	1469
珠寶店	587
麻將舖	471
圖章店	420
象牙專賣店	26497
總數	30856

香港、北京 象牙零售價對比

象牙製品	北京價錢 (2014年)	香港價錢 (2014/2015年)
手鐲	1933	519
筷子	746	308
煙灰缸	623	224
姓名圖章	790	231
吊墜	757	314
戒指	84	33

(單位：美金)

來源：Report: Hong kong's ivory more items for sale than in any other city in the world, 2016, by Lucy Vigne and Esmond Martin

香港的象牙製品款式多不勝數





英國學者Daniel Stiles不贊成把合法貿易趕盡殺絕

業界強烈反對 禁令三部曲

面對多方壓力，港府在去年12月21日終於表示，要修例逐步淘汰本地的象牙貿易，在2021年12月31日前實行禁貿三部曲，5年寬限期屆滿後，就禁止在本港銷售CITES通過前的象牙。同時，還要將違例的刑罰由目前的罰款500萬港幣及監禁兩年，提升到罰款1000萬港幣及監禁10年。

禁令一出，象牙市價暴跌。早在2015年，當中國大陸宣布要禁止象牙貿易，但還未確定具體時限的時候，香港的象牙市價就已經應聲倒地，由2014年的每公斤2100美元跌至每公斤680美元，此後的兩年中又緩慢回升至1000美元。

而香港本地禁令一出，商會痛訴象牙價格再跌7成，由禁令前每公斤1萬至2萬5000港元，跌到現在3000至5000港元。價格暴跌，業界徹底失去信心，憤怒的持牌商人一度表示，不排除對政府提出司法覆核。

港九象牙商會會長蘇志強指，商會的要求很簡單，只要讓他們繼續賣下去。「這些貨物是我們合法得到的，我們對每一件貨是有擁有權和買賣權，我們又不是要求出口，只是在本地銷售。為何不給我們做下去？」



(上)象牙禁貿目前在執行上衍生不少問題

(下)證明產品來自合法象牙的雷射標誌



港九象牙商會會長蘇志強(中)強調他們的產品是合法得到的，擁有買賣權。

對於漁護署給出的5年寬限期，蘇志強認為遠遠不夠。「如果這個市場是好賣的，不需要5年，給5個月我都夠了。但現在我們開門，可以15日沒發市，一粒珠子都沒賣過。我賣魚蛋都不止了。我真的不知道哪時候可以賣得到，是無限的。」象牙合法持牌人聯會主席朱振邦則指，自己仍有1噸象牙庫存存在手，但去年1年只賣出兩個象牙球。

商會和持牌人聯會還一直質疑漁護署官員與兩組織之外的象牙商人暗中勾結，自2006年起不斷自歐盟國家和南非入口1976年前的「公約國前象牙」，「其中一定有問題，而這才是導致業界還有70幾噸庫存的原因。」他說。

不過，漁護署回應指香港自89年到現在約入口了14噸「公約國前象牙」，每一批都有證書，也經過嚴格檢查，其中11噸都是再出口到其他地方，留在香港的根本就不多，而且許多都是不做商業用途的私人藏品，因此商會的質疑不成立。而對於就漁護署官員所做的指控，漁護署表示不作評論，並歡迎有關人士向該機構和其他相關執法部門提供資料。

收藏家：象牙給生命的感覺

除商會之外，一些象牙收藏家也反對禁令，例如20幾年前開始收藏象牙的金融業從業員Brian。Brian在上環、尖沙咀的許多商舖買過象牙，家中有象牙藏品大的5、6件，小的幾十件。八十年代時，他可以用過萬元買到喜歡的象牙公仔，但現在物價上漲，十幾二十萬一件都不出奇。他近年開始更多買象牙筷子，有朋友結婚、生日，都會託他去買，刻上名字，覺得很有紀念價值。

他最喜歡象牙雕刻的觀音像，佛教題材，因為觀音比較祥和、善身。「福祿壽就喜慶，但我喜歡靜態的，心靈上感覺舒適。望住一尊觀音，內心會感到好平靜。」89年CITES禁令後，部分牙雕師轉型去雕已滅絕的猛犸象牙，但Brian還是更偏愛象牙。「絕了種的猛犸象牙，幾千年在冰層裏，質地已經氧化得很厲害，如果天氣乾燥，會爛的。你想想，如果觀音的頭無端端跌下來，見到真的不開心。」他說。他形容象牙比猛犸象牙更有生命感，「柔潤有光澤」，「摸到象牙筷子是有生命的感覺」。



收藏家Brian說，最喜歡象牙雕成的觀音，因為看着這件象牙製品，「內心會感到好平靜」。

質疑：禁令反而激發黑市

禁令三部曲一出，他和一些收藏家朋友擔心「麵粉變白粉」，自己買的東西突然非法。「收藏家如果需要錢用，要賣象牙給朋友，為什麼不合法？收藏了幾十年的藝術品，為什麼不可以轉讓呢？」他形容禁令和殺象沒有分別，「殺了所有合法商人的利益」，推動禁令的人口講保護動物，其實是「佛口蛇心」。

Brian不認為象牙商人和收藏家危害動物，「我家裏的狗我都好鍾意」。象牙合法持牌人聯會副主席陳宗和也多次重申，持牌人聯會的合法登記商人，沒有一個人到過非洲去殺象。「但禁令真的能幫到大象嗎？」Brian覺得不能。「有這個動物在，就有價值，那就會有貿易。麻雀滿天飛沒有價值，老鼠都有牙，你會不會殺老鼠當工藝品？有價值的東西，就算禁了，還是有人偷偷試圖做，說不定禁了以後象牙價值再升高呢？只要有人要，就會有人做。」他還以香港樓市做比喻，「辣招有辣招，樓市繼續升」。

常駐肯尼亞的英國學者Daniel Stiles早年曾在香港與Esmond Martin做過不少市場調查，他的理論就和Brian的看法異曲同工。他認為若有足夠的合法象牙供應，根本就不會有黑市，也不會有盜獵，「中國有170多個城市，但大部分象牙市場只在北京上海和東南沿海的大城市，小城鎮的人買不到合法象牙，只能尋求黑市。」他還觀察到有人在2011年全球金融危機時大量購入象牙，囤積居奇，「等到大象真的滅絕，這些人就是世界上唯一擁有象牙的人，這就像儲存黃金一樣。」他認為，只有合法貿易才能停止這一切，若把合法貿易趕盡殺絕，象牙行業的人只會被迫進入黑市，監管難度會大升級。

末代牙雕師傅 不知道怎樣轉型

業界叫苦連天，WWF等保育機構則嫌政府給的5年寬限期太長。野生救援的Alex Hofford希望看到市場價格繼續下降，並且相信，一個會做生意的商人用27+5年時間總是可以賣完庫存的。



象牙雕刻師傅黃海洋正在雕刻一個金魚紋花瓶

不過漁護署助理署長陳堅峰澄清，5年寬限期並不是要業界在這5年內賣完庫存，而是利用5年的時間完成轉型，「存貨當然也要處理，但買賣只是其中一個選項」。其他選擇還包括作為個人藏品，在5年後收藏、繼承或是展覽。他表示漁護署的調查已經發現許多商戶做了轉型，例如賣猛犸象牙或其他工藝品，也同樣生存得到。面對禁令，整個象牙業界應該利用5年過渡期好好轉型。但政府既不會做賠償，也不會回購商人手中的象牙存貨。

與商人不同，本港還有10餘個年邁的牙雕師傅，以自僱形式從商舖接單，原本秉持一門手藝，尚能在眼花之前養活自己，但禁令一出，可做的活計愈來愈少，養老成為問題。

74歲的關洪輝和65歲的黃海洋，一個車牙球，一個雕花鳥公仔，合租在工廠大廈的工作室。兩人在12歲時分別進入灣仔和大角咀的象牙廠，吃住都在師傅家，5年學藝，出社會後，早上7點開工，一日做8個鐘，由5蚊1

個月人工捱到後來的一兩萬，最近幾年又跌回三四千。黃師傅半個月可雕到1尊觀音，關師傅要車幾十層的精細牙球，則可能要1年時間。

對於漁護署的轉型建議，黃師傅說：「我學了那麼久，都當做終生職業，已經不知道要怎麼轉型了。」1989年的CITES禁令出來後，黃師傅接受了港英政府的轉職培訓，「那時英國人開牛骨班，給我們優先考政府雜工，出來掃街都好。」但這一次禁令後，他已經70歲，只能想着盡快做完以前的存料，做不完就擺街邊賣了。關師傅則說：「你看我們的年紀，5年之後要我們轉業，做什麼啊？」「牙都有啦到時。」黃師傅說。

對於這些牙雕師傅，漁護署目前僅表示會考慮再培訓，初步考慮安排課程，讓他們離其他材料或轉行，但仍在尋找合適的課程。



(左) 桌面上許多雕刻工具都陪伴主人度過了幾十年歲月
(右) 74歲的象牙雕刻師傅關洪輝慨嘆，5年後禁令生效，79歲的自己不知如何轉業。



在我們手裏 非洲象的命運

聯合國環境署官員Lisa Rolls認為要把現存的象牙庫存徹底銷毀



解決善後問題的同時，漁護署和保育組織都堅持象牙貿易必須要禁。「野生救援」顧問Alex Hofford認為，現行的貿易禁令太過複雜，令公眾、媒體甚至政府都感到混亂，在市場上見到的象牙，是合法還是非法，是新還是舊，要通過檢測才能知道。而讓問題變簡單的唯一方法，就是全面禁貿。「以後只要你在市場上看到象牙，你就可以簡單地下結論，這是非法的。有禁令的好處就是，你把合法市場拿走了，以後就只需要專心監管非法市場。」

1989年的CITES禁令剛剛頒布時，曾對盜獵產生有效衝擊，而Alex相信，「我們可以把同樣的事情再做一次。只不過上一次是國際間的禁貿，這一次是各國的國內市場禁貿。」

嚴格執行 除惡務盡

「我們現在只要做三件事，第一，把現行的貿易禁令執行好。第二，在各國國內市場的禁令問題上達成共識，因為對消費者來說，區分合法和非法象牙實在太難了。第三，把現存的象牙庫存徹底銷毀，不賦予它們任何經濟價值。」聯合國環境署官員Lisa Rolls說道。

在香港之前，中國大陸於2015年就宣布要禁止本地象牙貿易，到2016年12月，國務院文件正式公布，要在2017年底之前關閉所有商業性的象牙售賣和加工場所。記者從CITES和多個NGO處得到消息，指中國大陸要在3月底前關閉全國一半的象牙商舖和加工廠。廣州花城博雅工藝廠創辦人、牙雕師傅張民輝也告訴記者，2月底，國家林業局召集受影響的牙雕廠去北京開會，但3月底的具體關閉名單仍在擬定中。「我們就以不變應萬變吧。」張民輝說。

CITES華人專家張立指出，在中國大陸，象牙加工的產業本來就人數有限，大概800到1000人的規模。而在這些企業當中，象牙雕刻在整個業務量中僅佔到十分之一，廠內培訓工人做石雕、骨雕或其他雕工藝，轉產基本沒有問題。像這樣的大型合法加工廠，不少都屬於國企或公私合營企業，員工有穩定工薪收入及退休金。

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學會廣州辦公室的李立姝觀察到，禁令的消息出來後，廣州市場出現了不少打3折5折拋售象牙存貨的情況，亦

有合法商舖突然倒閉。張立預計，未來還會有更多的降價銷售，而市價下降也能令黑市意識到，象牙不再是一個好的投資品、儲藏品。

中國態度正在轉變

「象牙貿易對中國經濟沒有什麼好處，但卻弄壞了中國的名聲，這個國家根本沒有任何理由要繼續開放象牙貿易。」大象「教父」Iain Douglas Hamilton分析道。他曾在2010年前往中國雲南的西雙版納，當時，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的官員還會避談中國市場對象牙的龐大需求，說這是非洲的問題，中國控制不了。6年之後的CITES大會上，Iain親眼見到了中國態度的轉變，「在禁貿的立場上，非常強硬。」

不過，青年保育學者高煜芳警告，中國大陸的禁令提出了一項例外，就是作為文物的象牙拍賣市場開放了。他在過去的研究中曾發現，拍賣市場可以通過媒體造勢把價格炒得非常高，整個一級市場的價格也就被炒作起來了。「中國人很愛跟風，只要古董象牙有價值，象牙就是錢，他們不會區分古董和現代，



國際保育組織WildAid(野生救援)顧問Alex Hofford指責現行貿易禁令過於複雜，他贊成全面禁貿，因為這樣政府就能專注於調查和取締非法市場。

象牙的價格就會抬高。」此外，中國大陸黑市與香港最大的不同之一，是透過微信、論壇、貼吧等進行的網上黑市規模不小，又難以監控。受禁令影響而不能順利清倉的象牙存貨，未來是否會流入網上黑市呢？

Alex Hofford則擔心，比中國大陸晚4年才禁止象牙貿易的香港，也很可能成為大陸白市黑市象牙的接收地。香港或許會因此變成更糟糕的走私轉運中心。唯一的解決方法，似乎是加強海關的執法力度，或加快象牙禁貿立法，追上中國大陸的進度。

「20年後，當我們回望，會是誰拯救了大象呢？」採訪的最後，Lisa Rolls問。

3月底，CITES主席將受中國國家林業局邀請，到中國大陸視察第一批被關閉的象牙加工廠。在香港，3月27日下午兩點半，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三將第一次討論逐步淘汰本地象牙貿易的立法建議。非洲象的命運，也許就在今年迎來轉折。



後記 走了那麼遠的路

寫完這個專題，有一種完成博士論文的錯覺。在廣州、香港和東非的肯尼亞，我親身接觸到底層調查、反盜獵巡邏、肉眼清點野生大象、充公象牙的焚燒地……

無數的瞬間，讓我對野生動物的好奇和感受野外巡邏的刺激徹底褪去。在白人遊客慵懶享受下午茶的草原帳篷中，我卻只感受到沉重。

象牙貿易，牽扯着比我想像中更多的死亡。被盜獵者殺死的大象，被巡邏隊殺死的盜獵者，被盜獵者殺死的巡邏員，失去母親而死在野外的幼象……而在貿易鏈最遠的兩端，分別是基層的盜獵者，和基層的牙雕師傅，同樣獲益最小，同樣備具爭議。

因為做專題，我訂閱了Save the Elephant的《News Digest》，每天都收到非洲象最新的消息。最近的一個好消息是，綽號惡魔的盜獵頭目西塔尼（Boniface Matthew Mariango）在坦桑尼亞被判12年監禁。西塔尼當年的被捕，被全程記錄在《象牙博弈》中。這條關於他的最新消息，彷彿告訴我，原來不論是象牙的故事還是我，都已走了那麼遠的路。■

